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季氏篇〉第一章第二段。

【冉有曰。今夫顓臾。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。後世必為子孫憂。】

『冉有曰：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，今不取，後世必為子孫憂。』

「冉有說，現在顓臾與從前不同，國家整頓得堅固，接近費縣。費縣是魯家與季氏很重要的地方，西邊為魯君。」「若現在不伐」，現在如果不去討伐他，「後來費地保存不住」。「我也為季氏打算，後來季氏的後人一軟弱，季氏家就危險了。」

「這就是危而先持，並不是不盡責。」這是冉有向孔子回話，回應這句話，就是為什麼要去討伐顓臾的一個理由。

【孔子曰。求。君子疾夫。舍曰欲之。而必為之辭。】

『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為之辭。』

「孔子說，冉求你說的這一套理，可是君子對一樁事很以為病，你說這話很有毛病。舍曰欲之，明明你們想幹，捨開想幹的意思，另編一套言語。」

【丘也聞有國有家者。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。和無寡。安無傾。】

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』，「丘也，丘音某，避諱」。這個丘是孔子的名，念的時候某也，避諱直接叫孔子的名。丘就是孔子他自稱。孔子說「聞，聽說，不是自己的意思。有國有家者，天子封諸侯的國，諸侯封大夫的家，不論國、家」。

『不患寡而患不均』，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寡或是錯字。《春秋繁露》引孔子曰：不患貧而患不均，可做引證。寡作貧，下文貧作寡，現今依這個解釋。」「不憂患國家貧」，國家貧窮，沒有錢，不憂患這個，「一切缺乏也沒有關係」，不憂患國家貧窮。「要憂什麼？怕一切不平等，政治上講求下一律平等。」怕政治不平等，不怕國家貧窮。

「但是政治有一定的階級，不是一律一樣。從前的井田制度便是均，八家各一田，共同種一塊公田。一切都不長久，都有變化，人口日增，而且人事各有勤惰，收成不一，若不幹事也想平分，如何平等？從前大家都是百畝，讓之有餘，爭之不足，吃飽大家飽，吃不飽大家不飽，沒有鬥爭的事情。」今天的政治，倒霉的是百姓。

「不患寡而患不安，寡是人少、土地少。為什麼不說不患寡而患不和？從前要飯的人，冬天住雞毛房也暖和，要飯三年不願幹其他事，怕的是彼此分別，大家都不高興。安是內部，自己不和便不安，內部和就可以安。內部和了，還有外患，也不能安，所以不說不患寡而患不和。內部和而鄰國來犯也不安，因為有分內外的緣故。」

『蓋均無貧』，「若平均，大家一樣，便無所謂貧」。『和無寡』，人和，人多人少都不要緊，都能相安，為什麼呢？『安無傾』，「只要安隱，國家就能保存住。若內有苛政，外有外患，便不能安。並不是內部安容易，外部安難，其實只要內部和，上下一體就可以安。自己家裡上下一心，若上下不一心，打仗時槍往裡打，便是倒戈。若上下一心，寧死也保國，強國也能抵抗。為什麼敢死隊靈？不怕死就靈。還有更厲害的，怕不死，拚命就是要找死，這就無敵了。一個國家懂得親上事長，肯一心拚命，什麼也能辦。內

外安，國家就能保住。」

【夫如是。故遠人不服。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則安之。】

「孔子說這個有什麼用意？首先，季氏想伐顓臾，不伐又怕他強，費地保不住，什麼人會來拿費？」

『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』，「夫如是，照我說的法子。故遠人不服，遠人指顓臾以外的國家，不僅指顓臾，其他國家也想找費的麻煩。《中庸》說：柔遠人也。治理國家，辦外交，要近者悅，遠者來，別國不但不來伐我，而且要厚往薄來，待人加厚，人即使待我薄，也要待他厚；講信修睦，不用干戈，用文化的方法招來。」

『則修文德以來之』，「則修文德以來之」，『既來之，則安之』，國家自然就穩定了；這一安，內外統統都說到了。上來先說安內，再說柔遠安外。」

【今由與求也。相夫子。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】

這一段我們就留在明天再繼續來學習，今天我們就先學習到這一段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